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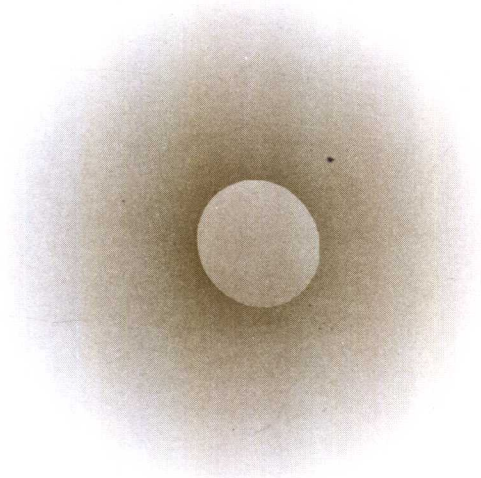
郑家栋 ● 主编

新传统主义丛书

现代佛学

霍韬晦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家栋 ● 主编

新传统主义丛书

现代佛学

霍韬晦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佛学 / 霍韬晦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3

(新传统主义丛书/郑家栋主编)

ISBN 7-5004-3613-0

I. 现… II. 霍… III. 佛教-现代化-研究-文集
IV. B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7150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 页 3

字 数 266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机运篇

佛学研究的方向

——佛光山台北别院佛教文化讲座…………… (3)

什么是佛教当前应做的事?…………… (14)

如何纪念佛陀诞生

——1986年佛诞讲于法住学会…………… (17)

今天的佛教在哪里?…………… (20)

佛教的现代挑战…………… (23)

立足原典,重新消化

——佛教步向新时代的思考…………… (26)

通论篇

如实观

——佛教哲学的性格…………… (37)

如实观与如实行…………… (43)

真实与虚妄…………… (48)

佛教的现代智慧…………… (52)

升进生命的哲学

——佛教的业论…………… (65)

思想与行动的合一

——禅…………… (69)

| | |
|---------------------------------------|-------|
| 禅是什么? | (73) |
| 禅的解放 | (77) |
| 禅与管理 | (81) |
| 禅与密 | |
| ——拉萨对辩所反映的文化问题 | (87) |
| 东方心灵下的工作态度 | (98) |
| 世界环保与佛教 | (102) |
| 佛教的精神医学与宗教医学 | |
| ——“禅”与“信”的别解 | (106) |
| 佛教哲学的核心问题 | |
| ——苦、解脱、无我、自我、无明、 如实观等新问题的新诠释 | (114) |
| 人要为自己的存在定位 | |
| ——试论佛教与禅的安身立命 | (131) |

导论篇

| | |
|----------------------------------|-------|
| 如实观的研究法 | |
| ——佛学研究方法论新论 | (143) |
| 略论近代汉语学界佛经翻译 | |
| ——1995年1月讲于台湾辅仁大学翻译 研究所 | (156) |
| 原始佛教哲学讲座 | |
| 第一讲：佛教哲学开启的方向 | (189) |
| 第二讲：佛教兴起前印度文化的性格 | (194) |
| 第三讲：传统与异端 | (199) |
| 第四讲：佛教哲学的前提 | (203) |
| 第五讲：缘起法的证立 | (208) |
| 第六讲：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上） | (213) |

| | |
|-----------------------------------|----------|
| 第七讲：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中） | (219) |
| 第八讲：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下） | (224) |
| 绝对与圆融 | |
| ——中国佛教思想的特质 | (229) |
| 附“绝对与圆融”一文中专门术语 浅释 | 蓝吉富(292) |
| 现代佛学三题——中山大学佛学讲座 | |
| 宗教的佛教与佛教的宗教 | (295) |
| 存在的真实与真实的存在 | (302) |
| 附 方便说法·如实观空 ——听霍韬晦先生说佛有得 | (311) |
| 生命的超升与超升的生命 | (314) |
| 附录 法住运动的推动者——访霍会长 | 梁淑英(323) |
| 积极推动佛学现代化的霍韬晦 | 叶积奇(326) |

机 运 篇

佛学研究的 方向

——佛光山台北别院佛教文化讲座

主持人（蓝吉富居士）介绍：

佛光山台北别院能邀请到霍韬晦先生来演讲，是很值得庆幸的事。霍先生出身于香港新亚研究所，是已故的大思想家唐君毅先生的高徒。十年前，曾到日本大谷大学大学院专攻佛学及梵文。现在执教于香港新亚书院哲学系。霍先生年龄不到四十岁，是一个治学精进的年轻学者。他对于现代的治学新方法有很深的体会，但对于旧传统的内涵也能选择地吸收。对于日本文献学有好几年的薰习，但又不至于只停滞在资料的堆砌上，而能敏锐地注意到思想的内涵。除此之外，他又能注意到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比较。这种不拘执、不偏倚，能综合、能比较的治学方法，是国内学术界（尤其是佛学界）所值得取法的。

× × ×

各位善知识：

今天能有机会在此和诸位见面，实在荣幸之至。由于个人一向少用国语（记者按：霍先生久居香港之故），所以在表达上可能不尽顺畅，希望诸位能多海涵。有问题的话，请尽量提出，我一定会尽力答复。

关于今天的讲题——佛学研究的 方向，是蓝先生为我拟订

的。首先我想说明的是，这是个极富争论性的题目，因为它的重点是“方向”，对象是“将来”，而“将来”是无法预知的，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经验及所受的训练来发表意见。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亦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谈佛学研究的方向，首先须对现实的情形有所了解，否则，拟议的方向与现实脱节而不能做到的话，那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所谓和现实情形结合，用佛教的一个名词来比拟，就是“相应”。

“相应”一词在梵文的意义里和“合理”是一样的，它们有共同的语根√yuj，所以含义也相同。此外，“相应”本是“瑜伽”（yoga）的音译，意为“牛轭”，是指控制牛只行动的工具。引申之，则有如下三义：

（一）结合义：在印度原来的用法是指与当时所崇拜的梵、大自在天相结合之意，进而佛教的唯识宗把它引申为将个人的实践、训练和教理相结合之意。

（二）道理义：指正确的、合理的方法。

（三）精进修习义：通过瑜伽实践，可以去除生命中的无明、烦恼，所以这是一种精进修习。由这三点来看，从与现实的结合，到对现实的改造、修习和转化，表示“相应”是应该的、合理的、必须的。不过，虽说我们可以和现实相应，以找出一个方向，但现实毕竟很复杂，有很多的层面，有不同的环境、地域及传统，所以，我们要谈方向，只有从最切近的地方着手。

我认为，这首先须了解两方面，就是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纵面和横面加以认识。所谓纵面的认识，就是要对传统到现代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精神的了解；而所谓横面的认识，则是站在传统的佛学研究的基础上，与外国的学风比较，以拟出今后应走的方向。

一、从纵面而言

我想以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达中国佛教发展的精神的看法，就是“对最高理境的追求和体证”。

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中国人对佛学的学习、了解，甚至修持，基本上是从人的地位开始的，目的就是最高理境的追求和体证。学佛的最终目的在于成佛。而成佛必须是一步步渐修得成的，所以是一种实践的历程。在中国佛教中，对实践的意义认识深切，这一意思印度原来也有。诚如箭喻经中的比喻，要解脱痛苦是不能光凭空洞的理论，形而上学对现实人生是没什么直接助益的。这种认识，就是注重实践的因由。但是这种通过一步步的修行工夫，基于各人的修持程度有所不同，其对问题的了解也就呈现出各种层次，这些层次在印度并未获得全盘的处理，结果流于对立及门户之争。大乘佛教出现很多新经典，未始不是这些对立了解各自发展的结果。传来中国以后，究竟何者方是最高理境？人成佛的实践，应如何入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各种经典都有指导人生的意义，循序渐进，使得中国人对佛教义理的认识作了全面的安排，这就是“判教”。

由于“判教”的内容各家不同，今暂不置论。“判教”的目的，在确定最高理境，以作为人生的归宿，完成“最高的自我”。也许用这名词并不切合（因为佛教讲“无我”，证一切法空之理）。但在“涅槃经”中曾提及“佛性即最高自我”的意念，亦即“真我”，所以使用这个名词，只要理解得宜，还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一个人只要一步步地通过佛陀的各种教法往前走，最后一定会达到最高的理境。这种理境，如果用天台、华严的话来说，也就是“圆教”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类的精神升到最高点，不但无明、烦恼消除净尽，而且成就究竟圆满的人格。

不过，这种追求，在宋、明以后，显然是衰退了。佛教在义理上固然不能再有开辟，即在社会上亦减弱影响力，渐渐变成一个封闭系统。在今天，佛学研究更添一重困难，这就是佛教经过一段空白时期，致使现代人在阅读佛经时感到语言上有严重的脱节现象，因而和一般社会造成一种鸿沟、一种隔阂，变成另一种独立于社会人群之外的文化。

当代中国新儒者熊十力先生曾在他的《佛家名相通释》一书中说到，佛教的用语，并不遵循平常的用法，仿佛是“一独立国之语言，初学读之，不能不为其所困”。因此，目前面对传统的问题，有很多地方就接连不起。主要原因，在学佛的过程中，缺乏全盘的训练，要想承接传统，目前自然是困难重重了。

以上是简单地就纵面略作回顾，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横面的比较又是何种面貌。

二、从横面而言

首先我们要自问：今天我们的研究能力是如何？譬如说，对资料究竟有多大的了解？我觉得对于佛教各方面的资料能很平静地、很客观地了解，在目前的中国佛学界来说还没完全做到。对资料有平静而客观的了解，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的研究精神，是研究任何学术应有的心态，这一点在目前中国佛学界仍是比较欠缺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传统的训练方法不足，常存门户之见、宗派意识，加上经文本身的晦涩，亦大大地限制了研究层面的扩展，而其中，语言隔阂的因素占了最大的部分。

我们且举“业”为例来说明。通常我们对“业”所下定义是“行为”，但是“行为”并不能解尽“业”的含义。佛教说“业”，是联带到“报”上说的，若单理解为“行为”，不能有“报”的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先了解“业”，一方面从“业”字的训诂下手。

在梵文里，“业”的本义可以说是“造作”（karma，由词根√kr，即“造作”之义构成）。再从思想上看，这种“造作”是可以转化为存在的，“业”即意味着有“报”。这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业”的本义是指“必然转化为存在的活动”，这就是说“业”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轮回”就是转化的“过程”。如此，即对“业”的用法有较清楚的了解。

传统过分重视实践的立场，在今天研究佛学的方法上是不太适用了。今天我们需要更客观的研究精神，为此，我们在资料学、文献学、语言学上的训练，是必不可缺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比较”方法来从事研究，并给予一公正的评价。例如《金刚经》有六个译本，《楞伽经》有三个译本，《解深密经》有四个译本，其他经论亦各有多种译本，那么，在这诸多的异译本中，我们就可以拿来比较，看看到底哪一本译得精确，哪一本译得最切合原典（如果有原典比对的话），然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就该经做义理上的认识。当然，在这比较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在汉译藏经外，参照其他异译（如藏文本），这就牵涉到方法和工具两个问题了。目前我们正需要文献学和语言学的训练。

冷静而公正地自我检讨一下，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既把握不住古典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又接不上现代的研究方法，说起来的的确教人伤怀。不过我们也不该因此而失去信心和毅力，我们仍是大有可为的。尽管我们目前落后于日本、欧美诸国，但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相反地，这是一个传播飞速的时代，国与国间，地域与地域间，人际与人际间的距离，已缩短至极了。同样，知识的传播也不再缓滞了。那么，虽然他们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甚多，我们仍可以借由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来缩短我们的研究历程。只要我们认真去做，经过一段极短的起步阶段之后，我们就可以赶上他们，和他们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这也正是我们今后应走的方向。

从历史观点看，我相信今天的佛教和佛学研究都已面临大合大开的时代。“大合”的意思，就是将目前在佛学方面已有成就的日本及其他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予以吸收、采撷、融化，而成为往前开展的资粮。这并不是因袭或窃取，而是消化。我们并不主张放弃中国佛教传统，而是主张为开新中国佛教传统而吸取营养。我们必须借重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予以融会贯通，转化为我们的资粮，作为我们起飞的踏板，那才能引导我们迈向新的里程。

“大合”以后，必有“大开”。基于对佛教智慧的了解，成熟之后，必有新的观点，或能对应时代的观点提出来，作为新的方向。这是佛教的新生之路，我们应有信心，及努力催生它！

我的看法，今后研究佛学的方向，应本着佛教的相应原则，从下列四方面推进：

1. 相应于传统的佛学精神

我们说现代西方人在佛学研究方面许多长处是我们所不知的，比如在语言学方面，他们对梵文、巴利文、藏文、中文、日文、甚至英文、德文、法文等训练，能够齐头并进，以比较各译本的经文；并从事校订、翻译、注释，使古老的经文能为现代人所读。从文献的整理上说，功劳甚大。但是我们在赞叹他们的成就同时，千万别以为这样就够了。西方学者的成就，老实说只是学术的成就，而与其人生态度不相干。因此许多西方学者只是“说”佛教，而不是受用佛教，站在弘扬佛法的立场，决不能以此止步。研究是必须落实到生活上来的，最高的理境绝不是文字游戏，也不是资料的堆砌。一般来说，西方学者除少数外，研究佛教仍未能落在生命上说。这样佛教的前途决不会太光明。他们的研究，只能视之为资料学的研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佛教传统的价值了。中国佛教对最高

理境的追求，是从生命的内面进入的，无论天台、华严或禅宗，都注重实践修持，以求与最高理境的相通。这一种精神，今后还是需要守住的。由此下来，中国佛教所重视的问题，也是需要继续弘扬的。我们决不能舍弃我们的传统。

2. 相应于现代中国人的研究能力

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现阶段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力是未如理想的。一个原因是训练不足，长期以来中国研究佛学的学院已经失落，佛学院办得不理想，没有制度，亦得不到客观的承认。大学里面虽然亦偶有佛教科目，但亦只是概论性质，不过聊备一格，要想在其中得到严格的训练是绝不可能的。没有好的培育制度，人才的产生十分困难；若没有人才，则佛学研究水准的提高绝对谈不上。虽然，这几十年来，我们亦不是没有学有专精的佛教学者，如欧阳竟无、熊十力、吕澂、汤用彤以至方东美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印顺法师等，但在量上看，仍然太少。同时，几十年来的困难与封闭，使我们与世界学风脱节，未能使用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作为辅助，以致为外国学者所轻视。固然，研究佛学并非非使用梵语、巴利语、藏语不可，正如上文所说，我们亦有自己的研究传统，但现在是世界文化互相交流开放大开大合的时代，无理由故步自封。此外，依学术上的标准，做研究工作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的，这样，原语的训练便有必须。

除了训练上的原因之外，中国学者一般来说是客观精神不够，不耐烦作纯资料性的工作。鸠摩罗什曾批评说“秦人好略”，我想这是有文化上的因由的。正如上文说，中国人学佛，是以生命进入的，则资料性的东西全是第二义以下，非最高的理境所在。但是今天我们做学术研究就不同了。学术研究在它的领域内就是自足的，因此应予以充分的尊重，否则研究的精神就发挥不出来。所以，在今天我们提倡佛学研究，应先注重资料的客观意义，使学佛者有一结实的起点，不要急于构造自己的体系，客观

的了解才是学问的根基。

3. 相应于世界佛学研究的水准

在目前来说，由于训练不足，学者稀少，我们与世界的佛学水准是有一大段距离的。提倡文献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培养人才，亦非一蹴可就。因此，我觉得目前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先介绍一些西方的研究成果，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提供现代性的参考资料。这种介绍工作，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报导，一是翻译。如《佛光学报》第二期有一篇吴汝钧先生所写的“欧美佛学研究的介绍”文章，即是属于前者。一般来说，报导的文字经过作者消化，比较好读，易于掌握重点，但亦可能过分简略及有偏颇。我自己现在则在尝试译荷兰学者狄雍（de Jong）所写的《欧美佛学研究小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这本书把欧美一百多年来的佛学研究成果作了扼要的叙述，并对个人的贡献给予了简单的评价，指示哪些是成功作品，这对我们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

其实，在西方（及日本）的佛学名著是不不少的。他们以名字如 Oldenberg, Grimm, Lévi, Poussin, Stcherbatsky, Geiger, Murti, Conze, Guenther, Schayer, Frauwallner, Tucci, Lamotte 等，都有不朽之作传世，因此若能把他们的作品一一翻译出来，对汉语学界的研究必然有许多刺激。例如西方学界中对涅槃问题及胜义谛问题曾有激烈争论。奥顿堡（Oldenberg）首先强调婆罗门教对佛教的影响，认为涅槃与婆罗门教的探究真我的经验极为相似。但蒲仙（Poussin）则强调瑜伽的影响，认为涅槃是一种神秘经验。由此再有近代学者约翰逊（A.E.A. Johansson）以心理学上的某种意识层次来解释涅槃的心理。约翰逊著有《涅槃心理学》（*Psychology of Nirvāna*）一书，反对古典学者以形上观点说涅槃，把涅槃看作形上实体。不过这一说法是否可以接受？西方学者仍作保留。由此可见，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以文献学为基础，进一步结

合现代的人文科学观念，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方法，意图重构原始佛教的图像。如果我们能够恰当介绍，或选择过来，对中国学界是会引起研究兴趣的。这也是一个促进中国现阶段的佛学研究较为简便的方法。

与介绍、翻译西方佛学名著的同时，附带提到在现阶段中我们还可以做其他工作，这就是原有汉译资料的整理。将传统的名相及经典适当地用现代语言移写，从语言的发展现象言，由于时空条件的改变，语言也有新陈代谢，一些语言往往因年代的久远或地域的不同而成为“死的语言”。同样地，佛经中许多名相或经典的诠释、阐释，都是以当时的用语写下的，时至今日，文章的写法，语词的含义，都不可能完全沿用，这就造成今天我们在阅读和理解经典时所遭遇的困难。

阅读吃力，理解不易，往往使一些有心涉猎之士望而却步，使得经典成为少数学院派人士的专利品，这就有碍于佛学研究的开展了。所以，要想“大开”，这道墙垣就必须予以突破，这也就必须先经文现代化，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表达方式，做最适切的阐释，或重新改写，使更多的人接触它、研究它、了解它，自然就能给中国佛学开出了一个新纪元。

最后，附带一提的，就是入门书和工具书的编写。佛经资料繁多，浩如烟海，名相复杂，并非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所以好的入门书很重要，客观介绍各宗各期的佛教思想，使初学者有一可靠的起点，并节省其摸索阶段的时间。

除入门书外，各种参考书、资料书、解题书、辞典，都很重要。这些都是工具书。没有良好的工具书，佛学研究是不能很迅速地推广的。不过目前我们的佛学研究尚未起步，缺乏编写可以供现代人使用的工具书的人才。

4. 相应于现代人类的性灵

我们知道研究佛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转化我们的生命，提